

怀长



温暖留人间

石俊美

那天早晨,红彤彤的太阳刚升起,忽然一阵露雷,顿时密云滚滚而来,哗哗下起了雷阵雨。当即心里咯噔一下,赶紧翻看手机微信,天哪!温暖先生仙逝,享年92岁。

整整一天,满脑空白,夫人拉我出门,看到室外那一片金黄色的夕阳,骤然惊醒,脑海里才浮现出那个慈祥的老人——温暖先生的面容。

温老的儿子温洲反而在电话里安慰了我半天。此时,我才体会到化悲痛为力量是多么难啊。

安下心来,开始重读温老赠我的著作《乐园寻梦录》《晚秋旧梦录》《韵句明心录》《衰草残梦录》和《力群画传》。

“温暖”,现代汉语词典上说是形容词,是温和的意思,它富有人情,是一种胸襟,是一种境界,“温暖”也是著名散文家、诗人、书法家温述光的笔名。

品文品人,温老的全部文字,对世界,对人类表达了一种情怀——“温暖”。

读他的作品,也在解读他的人品。诚实、善良、正直,正是他的心灵的写照。他谦虚地把自己比作“衰草”,让我联想到埃及神话的“长生鸟”,在“残梦”中求生。

毕加索说:“艺术的使命在于洗刷我们灵魂中日积月累的灰尘。”温暖的许多作品,都是借物抒情,写的山水、抒的人生,在大自然中陶冶情操,洗刷自己的灵魂。

人民作家、山药蛋派作家的代表西戎在为《乐园寻梦录》写的序中说,“他性格沉静,不善言谈。”“在他身上仍保持着北方农民那种质朴、憨厚、严谨的气质。”散文《冬桃》中“宁可后退,决不后退”这句饱含哲理的话,大约是温老的工作、生活、做人的信条。

西戎还写道:“温暖的散文在手法上,着重情中有议,议而抒情,物我聚合,情景交融,浓郁于淡,自然和谐所透出的诗韵,哲理与感情,自然而真挚,颇能开启读者的心扉。”

当代著名散文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石英在为《晚秋旧梦录》写的序中说:“从这些散文中,充分透射出作者秉有坚实的传统文化中‘士’的正气。这种正气的内涵大致不出对国家民族本分的责任,坚守人间正道和善待他人;与之相对的则是痛恶贪污与邪行,鄙薄贪婪与虚伪,但这一切并非表现为疾言厉色、剑拔弩张的方式,而多半是现实的讽谕和含蓄的调侃,表现了作者内心的清醒与人生态度的旷达。在一定意义上说,温暖的散文是在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声音,虽非黄钟大吕,却仍不乏其心灵的震撼力!”

文艺评论家蔡润田在为《衰草残梦录》写的序中说:“读温兄文章,实感真情溢于纸上,都是发自心底绝无虚妄敷衍之辞。真事、真情、真境。不只是外部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自己心灵世界的信史、秘史。他说‘从不违天违心违时,就觉得笔下纵然平庸平淡,也还是自己的一片心迹。’信非虚言。”

写到这里,想起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温老人入党。

1983年10月10日,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温述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感到很奇怪,一个从1949年就参加革命工作50多岁的人,怎么才入党?从党员们讨论中得知,他在这之前写了多次入党申请书,都因家庭成分问题没有通过。

当时我们因为单身同住机关办公室,朝夕相处非常投缘,但碍于面子,从未打听过他的身世。

2016年7月,温述光老师亲自登门给我送刚出版的《衰草残梦录》。我正好刚写了一篇《不忘初心,继续革命》的论文,请温老过目指正。他看了文章后,激动地说:“我从小就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打日本鬼子的,那时的初心就是去延安,永远跟党走。”

温老有一篇散文《延安梦》。文中记述:七八岁时,住在他家院子里的学生兵要去延安抗大上学,他要求带上他去延安,学生兵说:“小鬼,你太小,快快长大吧。”

住在他们村里的八路军是刚从延安过来,他也要求跟上去延安,八路军也是那句话,“小鬼,你太小,快快长大吧。”从那时起,温老心中种下了跟共产党走的种子。

从此温老不管遇到什么风浪,遭到多少不公正待遇,始终没有忘记初心,是一个坚定理想信念,优秀的共产党员。

第二件事,温老拒绝把他的儿子温洲推荐到地委宣传部工作。

我当时在晋中日报社担任社长兼总编辑。1996年,地委委员、宣传部刘部长说,计划让部里的干部与报社的编辑交流,叫我推荐一名报社年轻编辑。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推荐温洲。与刘部长交换意见后,将推荐温洲之事告诉了温老。我本以为温老会很高兴,不想他当场就拒绝了:“温洲还年轻,不适合去地委大院工作,还是让他在报社磨炼吧。”

温老对自己要求严格,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更是深恶痛绝。“诗可以怨”,温暖在对社会生活中腐败与不公的针砭中,总是寓讽于谐,充溢着令人忍俊不禁的谐谑意味,发人深思。

“温暖”留人间,“述光”永照前。

当望着母亲慈祥、和善、朴实的遗像时,我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夺眶而出,不禁陷入了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中,母亲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呈现在眼前,往事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

母亲是一位十分传统的女性,在她身上处处体现着东方女性特有的诚实、善良、勤劳、俭朴的优良品质。

那是2022年6月3日(农历端午节)晚10时许,母亲一人在家烫脚,突发心梗,打电话叫我。住得不远,我很快赶回家中,只见母亲一手按着心口,一手扶着床,大口喘气,我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经过40分钟的抢救,无效,母亲与世长辞。她来不及及说一句话,来不及及交代一件事,就这样撒手人寰,这晴天霹雳给了我重重一击,大脑一片空白茫然,仿佛天塌下来一般,留下永远抹不去的伤痛。

回想起母亲的一生,让人敬畏的一行一品,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那崇高的品行,化作激励我的精神,让我时时处处去传承和发扬。

母亲在单位爱岗敬业,虚心好学,任劳任怨,刻苦钻研,一丝不苟,对技术精益求精,所做产品保质保量,多年被评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

母亲心地善良,帮贫济困,艰苦奋斗,勤俭持家,遇到困难群众和需要帮助的人,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奉献爱心。母亲生活俭朴,精打细算,从

父母

我的母亲

帅 芳

不乱花一分钱,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生中从不买高档衣物。但对困难群众,从不吝惜钱财,主动捐赠钱物。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一个外地妇女拉着一辆平板车,载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愁眉苦脸。母亲见状,询问得知孩子的父亲在工地打工受伤,正打官司,年幼的孩子们还未吃饭。母亲掏出身上仅有的50元钱,全部给了这位妇女,让给孩子们买些吃的,外地妇女连连感谢,母亲心疼地说,谁都有困难的时候,这是我应该做的,没什么。像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她的善举得到了附近居民的赞扬和尊重。

母亲热爱生活,积极投身公益活动。她组织参加了社区妇女腰鼓队,每逢节日,都要组织带领腰鼓队参加打腰鼓、扭秧歌、划旱船等活动,载歌载舞,并多次在市、区组织的大型比赛中获奖,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平安社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发挥了自己的特长,献出了一片爱心。



友人

唯念此情常挂牵

方 柯

一年多没有接到老友陈正荣的电话了,过去时不时总能接到他的电话,那从遥远的四川洪雅县打过来的,一辈子难改的川腔川调和那充满乐观的豪爽语气,让人太想念了。我同太原的一位老友曾分别给他打过电话,不通,后来想办法打到县民政局请帮忙询问,才又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得知他一切都好,我们放心了。但不知为啥,近来好长一段时间又没了音讯,想是又有了什么新情况,叫人时时挂牵。

陈正荣是1950年入伍的老兵,先前在晋东南一个县武装部工作,后调到晋东南军分区。我俩初次相识是1964年2月的一天,我从省军区赶到长治,同他一起来到晋城县南村公社浪井大队采访浪井大队民兵营同邻村马匠、西峪两个民兵营开展比学赶帮的事迹,在这里住了四五天,对老陈有了初步认识。一次大队开社员大会,村干部邀请我们参加,会议结束时民兵营长站起来边喊边鼓掌:“欢迎解放军同志给大家唱个歌!”顿时会场响起一片掌声。我有点慌,只见陈正荣落落大方地站起来走到台前,亮开嗓子唱了一曲《下四川》,那高亢嘹亮的歌喉,充沛激昂的感情,紧紧抓住了听众,他的多才多艺使我深感震撼,情不自禁地同村民一道为他鼓掌喝彩,原来老兄还有这一手绝活!采访结束后写就一个长篇通讯,刊登在《解放军报》《民兵》专刊二版头条,还加了长长一段“编者的话”。

到了1965年6月,省军区筹备创刊《山西民

兵报》时,我俩分别从不同岗位调到这里,机缘巧合,又分工共同编辑第三版稿件,两张写字台放在一起,两盏台灯同置于桌子一侧(以备加夜班),两把软椅分放两张桌后,工作起来面对面,这就有了以后一年时间的密切相处,相互照应。老陈爽朗、耿直、快人快语,从不掖着藏着,有意意见当面“炮”,有一股川人的豪爽气,和同事们很合得来,写起文章出手也快,文字功底扎实。那时,我入伍比他晚十来年,有时也将编好的稿子请他把把关,他也不推辞,很认真地作些改动,对我很有帮助。一年后《山西民兵报》停刊,我俩又一同回到省军区宣传处,我继续任专职新闻干事,他负责部队民兵的政治教育,又同在一个办公室相处了五六年。

时隔三年,一场厄运降临他的头上。有人揪住他的历史问题上纲上线,过去他认为组织上已作出结论,再没把这当回事,现突如其来这么一下真把他搞蒙了。他在会上如实作了说明,又气又急,突发心脏病,多亏抢救及时才保住了性命。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不敢大声说话,不敢抽烟,生怕引出什么问题。1967年冬天,他随换防部队到了内蒙古锡盟军分区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说那里草原辽阔,天蓝水清,心情好多了,工作也更有劲了,他还是从前那样干起工作会拼命。在那里他一待就是六七年,从宣传干事升任副科长、科长。信中他还要我给他寄一些稿纸和笔记本,以方便写一些东西。我就手找了一个废纸箱给他装了满满一箱稿纸和简易采访本,心想够他用两三年了,同时附了一封信一并邮寄过去,并嘱咐他那里天寒地冻,自然环境恶劣,要多加保重身体,他那精瘦不高的身板也着实让人挂心。后来他从内蒙古返回省军区,被任命到吕梁军分区任政治部副主任,安定了一段时间,直到退休。我们几位老友在他退休后路过太原时一起聚会过一次,他深有感触地说,这辈子就这个命,从四川到山西到内蒙古;从太行山到吕梁山,天南海北,马不停蹄,一家人也难以团聚,现在终于可以歇歇脚了。退休后他把手续转回老家四川洪雅县民政局,把他的一个大同一个在太原都在部队医院工作的两个女儿调回到了当地,算是落叶归根、阖家团圆了。

1994年我去成都开会,爱人因公出差和我一同前往,在那里老陈同爱人老乔从洪雅赶来成都陪我们,老友相逢说不完的别离话,叙不完的老友情,四人兴致勃勃 凭吊杜甫草堂,拜谒诸葛亮武侯祠,品尝成都特色小吃,真是尽情畅意。

这次相聚,倏忽已近三十年,尽管愿意有再一次相聚。回想我与陈正荣相识相交五六十年,这该是多么一份珍贵的友情与挂牵啊!

本版图片来源
百度网